

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

玄圃积玉·浮世医心

女人之约

毕淑敏◎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



女人之约

毕淑敏◎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之约 / 毕淑敏著. —石家庄 :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2
(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 / 简以宁主编. 玄圃积玉·浮世
医心系列)

ISBN 978-7-5511-0615-3

I. 女… II. 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5910号

丛书名：毕淑敏经典小说全集

书 名：**女人之约**

著 者：毕淑敏

策 划：张采鑫 简以宁

责任编辑：刘红哲

责任校对：齐 欣

统 筹：张悦薇

美术编辑：胡彤亮 李小忙 彭 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0311-88643226/32/24/28/29

传 真：0311-88643225

印 刷：湖南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32

字 数：120千字

印 张：6.25

版 次：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11-0615-3

定 价：21.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1982年毕淑敏任卫生所所长



1973 年毕淑敏在陆军第 12 医院



序

文字在我们的脑海中驻扎，必有一个固定地址。距离它最近的邻居，是这个人的灵魂之塔。

每个字是一块砖，几百万字垒起来，就是一个小院了。给自己的作品作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拖了很久。我不喜欢向后看，但这一次，必须回头，绕着院子走一圈。

多年前曾参加过一堂外籍心理学家的专业课。开课伊始，老师二话没说，拿出了一个亮闪闪的金属球。他手掌向下，把球放开，那球就垂直地停在他手指下方约一尺的地方。座位较远，我看不到更多的细节。按常识推断，我猜他手指中捏着一根细线，线的下端拴在金属球上。也就是说，这个金属球像一个沉重的钟摆。果然，片刻之后，他用另外一只手从某个方向强力推动了那颗球，球快速摆动起来。当晃到某个特定的角度，我果然看到了一根线。

不知道老师卖的是什么药，同学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那个球。老师笔直地站立着，手掌向下，肃然不动。金属球不停地荡着，摆幅渐渐缩窄。这个过程在凝视中显得很长，满堂死寂。终于，亮闪闪的球困乏了，震颤着抖了几下，寿终正寝似的停住。

你们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了什么？老师发问。

学生们开始作答。有人说，这证明永动机是不可能的。有人说，他在此过程中看到了力量。有人说，他看到了改变。还有人说，牛顿的苹果万有引力。更有人说第一推动力是上帝之手……

老师频频点头，好像每一个回答都正确。但我看出来那只是习惯动作，他扫视全场，焦灼地问，还有新的发现吗？无人回应。前述每一个回答都精彩，再无更惊艳的说法。

心理学家有些是很古怪的，此人基本上算一个。我不喜欢这种脑筋急转弯式的问题，

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漠然心态，静观其变。傻看了半天，老师还是毫不回转地等待。我很希望这个环节赶紧跳过去，突然就举了手。我被自己吓了一跳，胳膊居然不听大脑差遣，成了篡位的叛国将领。

充满失落和执著的老师，看到有人终于响应，急切道：你！看到了什么？

天啊，直到这一刻，我还没想出来该说什么。不过，我必须说点儿什么，要不简直就是滋扰课堂。我战战兢兢道，我没有别的意见，就是希望您赶快讲正式的课。

老师倨傲地说，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你刚才究竟看到了什么。如果你实在没有新的看法，把别人的回答再说一遍也可以。之后，你会听到我的授课。

我匆忙判断了一下形势，明白不管我答得如何错乱，老师准备就坡下驴了。我愿意成全，又不想重复他人，慌不择路地说——我看到了时间。

老师眉梢乱抖，夸张地显示他的大喜过望，说：哦！好极了！时间本来是隐形的，但你现在可以看到它现身，从不动到动，从动到不动。我开讲心理如何始终处于时间流变中……

那天的课程究竟讲了什么，已然忘却，唯有金属球还在记忆中沉甸甸坠摇。

我发表处女作时已经 35 周岁了，一个老态龙钟的开端。那篇小说叫做《昆仑殇》，主题是尊严与生命，还有人的精神不屈。多年以来，我一直秉承着这个方向，迄今为止，并无改变。我是一个医生出身的写作者，从医二十多年的经验和训练，让我始终无法跳脱出从医生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我无法评说这个角度是好还是不好，但我知道沉淀在血液中的一些东西，难以过滤。

我刚开始写作就从中篇小说入手，不合常理。原因很简单，塞塞在喉咙里的话太多，篇幅短了说不完。而且我也不知道中篇和短篇小说有什么重要分别，以为只是长短的不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既然话多，就一个劲儿写下去，直到胸中的那一口饱含雪山冰冷的长气出完，这才告一段落。1987 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才晓得了自己的冒失，违背了先短后长的惯例，冲撞了文学规律。于是自惭形秽，赶紧调回头来学着写短篇。在这个时间段内，中短篇小说创作量比较多一些。1994 年，我的短篇小说《翻浆》和极短篇小说《紫色人形》，在台湾获得“第 16 届中国时报奖”和“第 17 届联合报文学奖”。获奖算不得什么大事儿，但我自忖这个缺漏补得大致说得过去了，从此可以率性去写长一点儿的东西。我开始写长篇小说《红处方》，费时一年多，1997 年出版。之后我大约几年时间可以写部长篇小说，这就有了 2001 年的《血玲珑》，2003 年

的《心理小组》，2007 年的《女心理师》，2012 年的《花冠病毒》。

长篇小说的工作周期比较长，精神和体能的弦不能永远绷得铁紧，需要加以分割。加之长篇小说从创作到取得一笔稿费的间隔比较长，好几年才能有一次收成，且不固定。为了抒发心中不时涌出的万千感慨，也为了得些小钱补贴家用，我在长篇小说的间歇节奏中，会写一些散文。多年积攒起来，大约也有了几百篇。这期间也曾写一些中短篇小说，数量不多。概因写作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劲道不一样，如同舞动长枪和短匕，技巧有分别。我很抱歉自己是个不能一心二用的人，只好基本放弃中短篇小说的写作。散文则似乎和小说创作有轻度的绝缘，可从心所欲、互不相扰。

按时间顺序捋了一遍我的创作，自己也有豁然开朗之感。原来是这样啊！时间真是值得尊敬的单向街，它是组成我们生命的最原始的材料，一切都埋藏其中。

一个人说点儿谎话不难，但要连续在几百万字中说谎话，很难。所以，还是在文字中说真诚而且自己坚信的话吧，直抒胸臆，坦率待人，比较容易和快乐。我的小说，说穿了，主题很简单。始终围绕着生命宝贵、人间冷暖、身心健康在喋喋不休地做文章，怕也是本性难移了。谁让我做过 20 年的医生，当过心理咨询师，又是一个做女儿、做妻子、做母亲的平凡女子？我守卫过祖国最高的领土，看到过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峰峦。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我期望从自己的笔端，滴下带有冰碴的温情。我不深究自己的能力，只是坚持单纯的理念，尽力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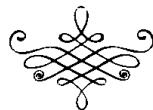
生命是死亡到来之前的有趣过程，我喜欢文字给予我的淡而绵长的幸福。我的写作，犹如那粒动荡的钢球，已经晃动了几十年。推动它的外力，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的珍爱和渴望分享的激情。当我把对这个世界的话说完，会渐渐停下来，回归凝然不动的安息。

非常感谢简以宁女士的创意，出版我的小说编年体集，心中满溢感动。她不辞劳苦地把我多年前写的小说，从时间之水中打捞出来，像渔民晾晒鱼干一般陈列海滩，以备今日的读者们赐教。编年体小说集的好处，是让人们看到一个作者在流动的时间中的变与不变。

毕淑敏

写于 2012 年 5 月 1 日

目录



精品水	/ 001
苔藓绿西服	/ 005
月晕而风	/ 017
女人之约	/ 046
束脩	/ 082
雉羽	/ 100
米字电话键	/ 115
硕士今天答辩	/ 134
附录	/ 182
编辑说明	/ 186

精品水

大城市的各科专家骑了三天毛驴，到达了深山里的疗养院。虽说骨头被山路颠得快脱了榫，但看到青山绿水的森林景观，又有设备齐全的现代化设施，心中很满意。

“欢迎您到纯净的大自然来度假。我是刚研制出的环境智能机器人，将竭诚为大家服务。”一个山里人打扮的小伙子说。它的电眼看到一位女专家准备饮水的茶杯里有一粒小蠐螬，这在密林里是常有的事，就礼貌地走过去，把杯子又用水冲了一遍。

这样女专家就闻到了纯粹属于水的味道。

“这里的水有问题。”她很肯定地说，她恰是这方面的专家。

“怎么会呢？”机器人反驳，“这是最好的矿泉水。”

大家就没有再说什么，毕竟他们是相信科学的。但都对饮用的水特意留了心。

在第二天的餐桌上，趁机器人不在的当儿，专家 1 说：“我仔细品尝了，这水确实有异味。”

专家 2 说：“我一夜肚胀，头也昏昏，这是水土不服。咱们是不可能接触到土的，肯定是水有问题，女人是水做的，所以女专家最先发现了异常，我们不可忽视。”

“小伙子，搞一些更适宜我们的水。” 0 专家对赶来的机器人说。

小伙子迅速地检索了程序，知道在休养者中 0 专家是领导，他的指示必须遵行，就不断点头直到脖子发出嘎嘎的响声。

下一顿开饭的时候，小伙子兴冲冲地宣布，水是从一百里外绝没有污染的深潭里汲来的，周围没有人烟，可以调查到的野兽都是各自属类中的寿星。

专家们就抢着去喝水，自从怀疑水有问题，他们就一直忍着干渴，现在可以喝个饱。

喝完之后，专家们面面相觑，齐声说：“味道更糟啦！”

机器人吓得脸色发褐，铁生了锈就是那个颜色。不用检索它就知道，假如它负责接待的专家们对它一致不满意，它就得被肢解。当务之急是要搞到让专家们心情舒畅的水。

第二天早餐，专家 1 说：“稀饭的味儿好一些了。” 大家颌首。

“中午的汤就更好一些了。” 专家 2 说。大家顾不得答话，只用咕咚咕咚的咽水声响应他。这两天真是渴坏了。

到了晚上，连最挑剔的女专家也不得不承认：水质已完全恢复正常，算得上是精品了。

“看来对下属，不批评不督促是不行的。”0专家深有感慨地说。

以后的日子，小伙子跑来跑去的不知从哪儿拎来精品水。大家食欲大开，这才真正领略到山野风光。只是精品的产量似乎有限，仅能保证大家饮用的，质量有时略有波动。洗脸还是用普通水，充满异味。看着小伙子忙得关节处都渗出油来，虽说知道它是不知疲倦的机器人，专家们还是挺过意不去的。

告辞的时候，女专家提议给小伙子的上级写封感谢信，大家都同意。

铺好了红纸，蘸黑了墨笔，大家问小伙子：“你一天为了取水，要跑多远的路啊？这水到底是怎么来的呀？”

小伙子知道自己的程序中规定，对专家们的话要有问必答，以专家们的满意为最高行动原则，就原原本本地回答：“我先是在极纯净的山泉水里加了漂白粉，大家就说味道好一些了。然后我用一个长了红锈的大铁桶贮藏它们，大家就说更好一些了。在鼓励下，我进一步思考提高水的质量。我把水桶放在密闭的汽车库里，让引擎持续发动，尾气管对准水面吹。这种水受到了最高的评价，但费用较高。我试验了几种代用方法，比如把水桶拎到公共场合，存放10小时以上，基本上也可达到同等效果。至于

具体放在何处最好，经过统计学处理，结论是这样的：把水放在会议室，特别是不禁止吸烟的地方最好。其次是商店里，越拥挤的柜台边越好。我由此得出一个初步设想，是否人越密集的地方对水的精品化越有利？我就把水桶拎到小学校去。但实验的结果不理想。大家中间有一两次对饮水的质量不甚满意，就是这个缘故。失败的原因是教室四处透风，无法聚集气息……”

专家们瞠目结舌。

小伙子谦虚地说：“我做得还很不够，方法也是手工操作比较原始。今后精品水的制作，还要向工厂化发展，请专家多指教。”

苔藓绿西服

我是一个售货员，卖衣服的。在一家大商场。

新到一批男式西服。据说为了适应顾客的求异心理，每件的颜色样式都是独特的。做工精细，价钱也与之匹配。于是便看的人多，买的人少。我却并不轻松，要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明知道他不想买或想买也买不起，也得从架子上把衣服妥妥帖帖地递过去，由着他在四周都是镜子的廊柱旁，立正稍息左右转体，刹那间绅士起来。直看得酣畅淋漓了，再假装突然发现或是大了或是小了或是有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小毛病，冒充风雅地说一句：“麻烦您了，请收起来。”我就得“买与不买一个样”，不动声色地把带着体温的西服，挂回原来的地方。

这工作使人乏味。我爱卖处理品，那时候你高贵得像只熊猫。人们围着你气喘吁吁，各种年龄各种方言的语气惊人统一，央告

你赶快卖给他们一件。高档西服则不同，来浏览的人都自觉有身份，你理应像仆人似的侍候他们。

正是下班时间，街面上像暴雨来临似的沸腾，我的柜台前却很冷清。人们买昂贵商品都愿意起大早，好像西服也要带着露水才新鲜。

售货员太寂寞的时候，希望有人来打扰他。一如退了休的老人渴望抱孙子。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手轻微挽着，走过来。男人略有秃顶，穿着很整洁的中山服，左上小兜的兜盖却别在了兜里，剩一粒晶蓝的扣子突兀地鼓起，像一只孤悬的眼睛。对这种男人的年龄，我一般要从外观印象里刨下几岁，好像耙得过松的土地，要扣掉暄土，才能看到真正的根系。女人青发飘飘，身段姣好，脸上化着极素雅的淡妆。她并不能算是很漂亮，但有一种高贵的气质，像光环一样笼罩着她。人们看到她的现在，就推断她年轻时一定更为出众。其实中年才是她容貌最端庄的时候。一种熟透了的职业妇女的气息，从她色泽剪裁都非常合适的衣着里冲盈而出。我把她的实际年龄向上放大了几岁。两个折扣打下来，我断定他们俩是夫妻，年龄相仿。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也不是作家或算命瞎子的专利。跟人打交道，推断他们的关系，无非是熟能生巧，就像我一下子能说出他俩穿多大尺寸的衣服一样。

“这里也不一定有。”男人疲倦地说，“我要赶回去开一个会了。”

“这里没有，我们就再去一家商场。就一家，好吗？”女人很有耐性地恳求。

男人不为所动，刚要反驳，女人“哇——”地叫了起来：“总算找到了！就在这里！快，快把那件西服拿过来！”

这女人是南方人。只有很南的两广人，才用这种突如其来的“哇——”来表示极大的惊异和感叹。

“要哪件？”我冷静地追问。

“要那件苔藓绿西服。”女人用手一指，果断得如同一截教鞭。

我统辖的“大军”五花八门，因此也就适应了顾客们杜撰出的稀奇古怪的指示代词。比如这一排浓淡各异的绿西服，人们一般称为深绿和浅绿。独特些的称呼橄榄绿、苹果绿。一次有位顾客叫我给他拿那件豆虫绿的，我脖子后面一阵刺痒，几乎要对他说不必买西服，到那边柜台买一件大襟棉袄吧。如此精确形象地把这种难以言传的黄绿相糅的颜色称为苔藓绿的，她是头一位。

我把苔藓绿西服递到他俩中间。女人伸手接了，抖开。男人张开两只手，大鸟似的，等女人来给他穿。

这个颜色的西服极少有人买。它暗淡无光，毫无特色。但我承认这女人还是很有审美眼光的。这件不出色的衣服穿在这个

不出色的男人身上，使他立刻出色起来。这种效果并不常见。

“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颜色？这有什么好的！”男人平静的面孔，难得地露出惊异。

女人正围着男人转着圈地看，好像他是一株刚开花的植物。听了这话，直起身：“你说过，只要是我喜欢的，你就喜欢。”

“多少年前的老话了。你怎么还记得？”男人有些不耐烦。

“可你的衣服穿在身上，主要是我看。”女人坚持。

“在家当然是你看喽。可我在外头，上面要看，下面要看，方方面面都要看。这颜色不好。”男人很坚决，没有丝毫余地。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女人退步了。

“藏蓝。”男人简捷得像吐出一个口令。

我的眼睛已经瞄好了适合男人身材的藏蓝色西服。这样一旦拿起来，可以迅速成交。

“那你就穿上这件苔藓绿西服，看着它……”女人热切地说。

不但那男人觉得女人啰唆，我也觉得她毫无道理。

“我要开会去了。”男人甩下女人，径直走了。

女人执拗地沉默了一会儿，也走了。

第二天，该我调班。也就是说，不上昨天那个班次了。我们的班次很复杂，有多种组合方式。所以你若是在某个售货员手里买的货想要退调，在以后的同一时间去找他，是一定找不到的。有个同事病了，我代上他的班——就是昨天我上的那个班次。